

萬有文庫

第二集七百種

王雲五主編

大雲山房文稿

(四)

惲敬著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大雲山房文稿

(四)

著 敬 揮

國學基本叢書

編主五雲王
庫文有萬
種百七集二第
稿文房山雲大
冊四

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九月初版

著作者

惲

敬

發行人

王

上海河南路

五

印刷所

商

務上海河南路
印書館

發行所

商

務上海及各埠
印書館

祥

大雲山房文稿二集卷四

吳城萬壽宮碑銘

符錄之法盛行於南北朝。道家之支。駢溢於神仙。神仙之旁。劇紛於符錄。符錄之用。充志壹神。以通馭萬靈。禁劾百物。是故道足者氣勝。道歉者氣敗。聖人用之。而周萬世。賢人用之。而行一方。一州。庸人用之。而囿一術。織人用之。而災其軀。邪人用之。而亂及天下。夫黃帝教熊羆。貔貅。獬廌。虎。禹驅蛇龍。周公驅虎豹。犀象。射妖鳥。殺水神。與後世幻人詭士所行。其得失豈不逕庭哉。然所以能通馭禁劾之故。於理無二制焉。惟道大則所成者峻博。道久則所流者充長。不可誣也。吳城萬壽宮者。祀勅封靈感普濟之神。許真君之廟也。真君遺跡遍嶺北。而在新建者。生米游帷觀。爲真君舊宅。大中祥符中。賜號玉隆。改觀爲宮。政和。中。加號萬壽。故凡祀真君之廟。皆號萬壽宮。吳城處新建之東北。陬。北臨宮亭湖。其東。贛江挾餘鄱二水入之。西。附山爲修水。宮亭。贛江。修水之間。有大州。隸建昌。相傳爲真君斬蜀精之地。宮亭之東。爲鄱陽湖。北爲潯陽江。真君分遣弟子斬蛟之地也。其地勢悉與吳城相附注。是以真君於吳城功最著。其食於吳城爲最宜。先是。來蘇後顯二坊之間。爲萬壽宮祀真君。甚庫陋。乾隆八年。改作之。加修。嘉慶十一年。復斥而大之。爲日計八年。費錢至八百萬有畸。而後竣事。蓋江西之人。欣戴歌抃。願副崇高。以爲非是不足以飾

後觀彰美報也。敬權官吳城。朔望祇謁殿下。仰貽俯惕。有以見真君之得於斯民者。於是進縉紳先生而告之曰。真君之功赫矣。自晉至今。垂一千五百餘年。自大庾嶺至潯陽江。及二千里。自楚塞至閩嶺。及七八百里。縉紳大僚。牛童馬走。婦人稚子。無不如親事真君。燠其寒。飮其嚙。又况自今以至千萬年。自江西以至薄海。振振闔閭。日盛日遠。此何故也。天下萬世之功。氣制之。天下萬世之氣。道貫之。道大者德大。故肫然而敦。溥然而遠。及道久者業久。故優然而裕。綿然而不窮。黃帝禹周公之峻博充長如彼。真君之峻博充長如此。敬常意真君之於道。必有望聖人而未及。其量率賢人而大得通者。故能涵衍古今。廓穹天地。考真君事。不見於正史。其雜見晉唐小說者。皆瑣異神靈之說。而忠孝之事。則以設教之名附益焉。然未有不忠孝而能餘於道。不餘於道而能務於功。不務於功而神於術。而無害於人者。至於寇謙之。杜光庭之徒。依附朝廷。驚駭愚賤。張角。宋子賢。劉鴻儒。妄作妖訛。毒流無既。有斯世之責者。方將搔其芽而握其心。窒其源而障其潰。豈可隨俗接踵。陷於阨阱哉。既以語於衆。遂書而碑之庭。銘曰。

我來斯宮。當歲之更。天開地除。廣場千尋。連翰重牆。中周四隅。耽耽翼翼。扶日掖月。上憑天虛。之而爲禽。鄂不爲華。鑿堅彫疏。旌旄委蛇。帷帟跣豸。連壁環琚。投體崩角。肩摩蹠錯。以劬爲愉。如核而坼。如抱而啄。如蟄而蘇。神威恪儼。德意洽浹。不鞭而驅。大矣聖人。天覆地持。不異智愚。真君得之一體具體。合性之初。若執不祥。變怪之端。乃爲其餘。赫赫明明。翼我赤蒼。漸漬被囑。天子之命。爲羣祀神。品其牢蒞。豈如歷朝。

仍不經言。妄附寶書。噫嘻後人。率土之臣。勿誕而誣。

光孝寺碑銘

光孝寺在廣州府治迤西北一里所。於晉曰王園。於唐曰法性。於宋曰乾明。於明曰光孝。本朝順治十三年。東莞長者蔡元真重建。其時靖南王。平南王。勦李定國。駐師粵中。主其事。後碑文以違詔格。毀廢垂一百五十七年。今皇帝嘉慶二十年。陽湖惲敬至廣州。沙門齊方。暨諸檀那。咸以爲請。敬以光孝寺爲粵中大道場。多天竺及支那應化之節。而大鑒禪師。於寺下髮秉戒。開最初法。浮圖之教。大鑒有功力焉。可以發明本末。分析源流。使後世無所倚惑。於是爲之銘。使碑於庭。蓋自菩提達摩尊者。航海居嵩嶽。二傳得大祖而始尊。五傳得大滿而始著。六傳得大鑒而始大。八傳至大寂。無際而始變。十一傳至臨濟。洞仙。仰山而始分。十三十四傳。至雲門。法眼而始極。大鑒之前。皆精微簡直。而大鑒有以昌導之。大鑒之後。皆超峻奧衍。而大鑒有以孕括之。故敬嘗謂大鑒之於浮圖。如孔子之教之有孟子。蓋謂此也。大抵西域君與師分治。主教者不治事。故浮圖之教。引之而愈高。推之而愈微。由律而教。由教而宗。宗之始至中國也。求道之人。皆堅持戒律。博涉經論。然後竭生平之力。歸心正法。其意識之障。積漸銷除。故一言指示。卽契大悟。如琴動而弦應。山頽而鍾鳴。以順得順者也。其後江西。湖南。元風大行。人人求一日之悟。東西推測。皆意識爲用。故廣設門庭。抑之使不得出。截之使不得行。庶幾塞極而通。閉極而剖。如鱗羽之化者。必蟄其

體。草木之圻者。必固其孚。以逆得順者也。至於大鑒。遇言則鑿。遇見則拔。縱橫無礙。浩汗無極。以縛爲解。以相爲空。如火之燎。不可近。如海之泛。不可禦。兼用順逆者也。後世學浮圖之人。上下根皆接。大小乘俱圓。權實皆匯於大鑒。此唐宋元明以來。其徒所不能易也。中國則君與師兼治。故孔子之教。以下該高。以顯該微。其傳之後世也。戰國諸子亂其緒。兩漢諸儒拾其膚。宋元人以浮圖之實言。附孔子而諱其名。明人以浮圖之元言。攻宋人而紊其次。合之聖人遺經。各有得失。是故戰國之言通達。通達久則生厭。而浮圖之律乘得行。兩漢之言滯執。滯執久亦生厭。而浮圖之宗乘得入。宋元明之言。往復變動。往復變動則生疑。而浮圖之教乘。得以游衍附託。此則陰陽之屈伸。人心之往來。其互相乘除者也。其間有大力者。於後世儒者之言。必求之孟子之書。以定其歸。浮圖之言。必求之大鑒之書。以要其會。然後本末可明。源流可見。夫元魏滅沙門。而菩提達摩來。李唐立南北宗。而韓退之。李習之出。萬物散殊。百爲並起。庸人逐其跡。聖人明其端。庸人爭其小。聖人立其大。庸人排其虛。聖人修其實。孔子之教。明人倫。定家國。天下雖五大州。各師其師。各弟其弟。豈能在範圍之外哉。雖中國自漢以來。代有浮圖之教。愚者逐其粗。智者溺其精。又豈能在範圍之外哉。故曰。譬如天地之無不持載。無不覆幬。譬如四時之錯行。如日月之代明。敬故因論大鑒。而詳述之焉。銘曰。

有大菩薩來四天。力破迷執無重堅。巨象行地龍行天。有大護法居人王。爲國驅逆如箠羊。割金銀地還

道場有大長者開寶宮。浮雲翼霞搖虛空。上繼無始垂無終。顧山居士目雲漢。轉一藏經止轉半。以銘爲筏筏登岸。大道無界住色位。大法無著住道位。大人無私住法位。

潮州韓文公廟碑文

潮州韓文公廟有二。其一在城南。宋元祐中。知軍州王滌始建。蘇文忠銘之。今城南書院是也。其一淳熙中。知軍州丁允元。遷城南廟于城西。卽忠祐廟也。自前明至本朝。春秋祀事。皆行於城西。嘉慶二年。知海陽縣韓君異。葺治之。陽湖惲敬爲碑文。郵之潮州。與潮之賢士大夫。商公之故。且告後世焉。公以諫迎佛骨貶潮州。去菩提達摩入中國二百八十餘年矣。其時關東西則有丹霞然。圭峯密。河北則有趙州諡臨濟元。江表則有百丈海。瀉山祐。藥山儼。嶺外則有靈山巔。其師友幾徧天下。皆以超世之才智。絕人之功力。津梁後起。以合於菩提達摩之傳。而公之生也。與之同時。公之仕也。與之同地。嗚呼。於此而言不惑。不其難歟。且其時上無孔子之師。下無七十子之友。老莊之所流別。管墨之所出入。馬鄭之所未攻。孔賈之所未辯。嗚呼。於此而言不惑。不其難歟。是故公之闢佛。闢於極盛之時。宋人之闢佛。闢於旣衰之後。宋人之闢佛。以千萬人攻佛之一人。公之闢佛。以一人攻爲佛之千萬人。故不易也。雖然。公之闢佛。至矣。而佛之教。至今存焉。何也。蓋聖賢之於天下。去其甚而已。禹抑洪水。而水之汜濫。仍世有之。周公兼夷狄。驅猛獸。而夷狄猛獸之侵暴。亦仍世有之。孔子成春秋。亂臣賊子懼矣。然不避於當時。不絕於後世。孟子距楊

墨。楊墨息矣。然人或竊其行。家或傳其書。若是者。皆然矣。然而孔子孟子之功。終天地。盡日月。不可沒者。以人人知其爲亂臣。爲賊子。人人知其爲楊墨也。今天下三尺童子。抱書入塾。卽有公闢佛之說。據於胸中。甲冑之士。耒耜之夫。行商坐賈。皆習其說。其宦成名立。才行出人。而沈溺教乘者。朋友子孫。門弟子。皆能別擇於其後。愚夫愚婦。膜手梵唄。隨衆經行。其心皆知有孔子之教。是故公之德。揆之孔子孟子。有大小純雜之殊。公之功。揆之孔子孟子。有平頗公私之異。而得墜緒於前世。收明效於後來。未嘗不如一也。且夫天地之道。一而已矣。而人事自二三以及千萬焉。行之於行。見之於言。施之於教。皆人事也。惟聖人與道同。其餘皆有出入多寡。申不害。韓非。一術也。則傳李悝。商鞅。一術也。則傳孫武。吳起。一術也。則傳王翦。一術也。則傳張魯。鬼道也。而亦傳寇謙之。杜光庭。鬼道之下也。而亦傳佛者。如中國百家之一耳。其徒推演師說。下者可以囿凡愚。高者可以超形氣。故其傳較百家。愈遠而愈大。屢滅而屢復。蓋將與天地終焉。是故世有孔子之教。則佛之教亦必行。此天道之所以爲大也。世有佛之教。則公闢佛之功亦益見。此人事之所以爲久也。自公斥爲子焉。而不父其父。而爲佛者。知養其親。自公斥爲臣焉。而不君其君。而爲佛者。知拜其君。供賦稅。應力役。未嘗不事其事。世之儒者。知中國之變。而爲佛。不知佛之變。而爲中國。知士大夫之遁於佛。而不知爲佛者。自托於士大夫。人理所同。豈能外哉。自公之後。儒者好爲微言渺論。或由孔子之書。失其指。而反墮於偏。或由佛之書。得其會。而忽反於正。是又在乎善學者焉。失者不得妄附。

聖人之遺經。得者亦不必諱言。佛乘也。嘉慶二十年十月。惲敬謹記。

前光祿寺卿伊公祠堂碑銘

閩南爲儒者。世服朱子緒言。雖親受業陽明先生之門。如薛行人中離。于朱子不敢悖。本朝安溪李文貞公。漳浦蔡文勤公。益推而明之。文勤授甯化副都御史。雷公。雷公授同縣光祿寺卿伊公。其爲學以慎獨爲本。其推行始於固窮。成於成仁取義。故其道近而難至。其事質重而光明。嘉慶十有九年。公之子前揚州府知府秉綬。爲祠堂於學宮之里。以祀公。門塾堂室皆備。諏日升主於室。公之配羅夫人。祔焉。而寓書於陽湖惲敬請銘。古者士大夫立家廟。祀曾祖以下。有功德。則專立祠堂。於禮甚宜。其麗牲之石。刻之銘。亦應古義。惟是敬以後學。操簡畢與廟廷之事。懼勿任。爲罪於後世。而秉綬請勿暇。遂不敢辭。公諱朝棟。字用侯。姓伊氏。先世自河南遷福建之甯化縣。世爲甯化人。曾祖應聚。官順昌學訓導。贈儒林郎。祖爲皋。父經邦。俱贈中議大夫。公縣學拔貢生。乾隆二十四年。鄉試中式。三十四年。會試中式。殿試。賜進士出身。歷官刑部安徽司主事。河南司員外郎。湖廣司郎中。掌浙江道監察御史。戶科給事中。擢光祿寺少卿。通政司參議。鴻臚寺卿。大理寺少卿。光祿寺卿。積階中議大夫。加封資政大夫。予告後。就子秉綬養於惠州。及揚州。卒年七十有九。公久官刑曹。持法平素。不近要人。故無推薦公者。以小心供職。受知高宗純皇帝。不及三年。卽拔置九列。常召見。諭曰。福建理學之邦。汝謹厚守繩尺。朕所知也。曾得末疾。未竟其用。天下

惜焉。居家循循然。造次必以禮。文勤之從子文恭公新常曰。居貧實樂。居喪實憂。吾於伊比部見之。羅夫人同縣人有懿行。例封淑人。加封夫人。卒年八十一。子二。秉綬其長也。次秉徽。國子監生。古者銘廟之辭。多紀勳伐。至北宋以後。始有推本所學。爲後世經程者。今公之學。既遠有統宗。遇聖天子。激揚表暴之。誠信不欺。如右所紀。敬雖淺瞽。謹於銘著古今爲儒之所以然。秉綬謹下丹加額。如碑法。以告天下後世之有志於學者。其辭曰。

聖貫天地。宙合百家。蟲人萬千。內外精粗。如左右腓。相互而前。漢守秦燼。負器抱經。壘高而堅。性天之說。波澀瀾淳。纖流涓涓。人心蓄靈。有隙必通。汶爲清言。剖精析微。沖虛南華。意同語元。達摩乘之。提第一機。無聖廓然。曹溪始大。西江八十。眩地熏天。帝王民氓。至智極愚。頌身重淵。韓公舉幡。閨市之中。一喙獨拳。致彼飾詞。淡泊儒門。棄爲蹄筌。北宋中葉。大儒之生。渾渾桓桓。就彼所言。推之吾書。極天地先。堯舜開明。遞及子輿。旁薄綿延。性天之說。此挈其總。彼掎其偏。如失盜家。復已劫資。匡綏室田。如逋訟人。直已折辭。繫鼠頑姦。雖其所言。有過不及。軌轍無愆。朱子勲勲。江匯於海。杓攜於躔。入聖之要。下學上達。宣尼所傳。存之存之。隱微持之。功該本原。傳錄漸多。遂涉支離。溺於言詮。陽明閒氣。振臂一呼。力破蠻牽。此如夏冬。以反爲成。六氣乃宣。此如吸呼。以斷爲續。百骸以安。上五千載。下五千載。抑高轉圓。新故所代。如南北陸。如上下弦。聖人無我。賢者迭勝。以扶其顛。其中軒輊。得失多寡。尙可尋沿。朱子之弊。極於拘曲。不溢他端。

陽明之弊。顛倒狂聖。反覆坤乾。故爲儒者。必始朱子。勿怠而遷。

資政大夫葉公祠堂碑銘

南海葉氏。遷自福建之同安。同安遷自福清。其遷南海者。曰振德。誥封資政大夫。欽賜鹽運使銜廷勳之曾祖也。資政公命其子姓爲祠堂。推振德爲始遷祖。配王氏。祔祭。第二世曰興邦。贈資政大夫。配陳夫人。第三世曰長青。晉贈資政大夫。配邱夫人。第四世。卽資政公也。配顏夫人。嘉慶二十年二月乙亥。祠堂成。整幄升主如公式。陽湖惲敬推明古今之禮。而銘之於庭。古者。別子有二。諸侯之庶子。別於爲君之家。子。其後世祖之一也。始來此國。別於本國之宗子。其後世亦祖之二也。此立宗法也。大夫始祖之廟有三。諸侯之庶子。始爵爲大夫。一也。始來此國。又始爵爲大夫。二也。別子之後。起士庶爲大夫。三也。此立廟法也。自封建廢。而天下無諸侯庶子之宗。於是始遷祖之禮起。自田邑廢。而天下無大夫始祖之廟。於是祠堂之禮行。資政公世濟其勤。黽勉於孝弟。以昌大其家。克襄於軍旅力役之事。天子嘉之。錫爵進階。顯於祖父。施於子孫。其得爲祠堂以祀其先。宜矣。自宋以後。在朝列者。祠堂皆祀及四世。資政公祠堂之制。如之。允孚於今之人。勿違替於古昔。禮之盛也。自資政以後。傳之永永。則始遷祖之祀。宜勿暇益虔。蓋古者諸侯與王國之大夫。侯國之大夫。皆有始祖之廟。後世八品。卽當古之再命。而祠堂之祭。殺於三廟焉。是故聚族而祭。始遷祖者。議禮之君子許之。資政公子三長夢麟。刑部郎中。次夢龍。戶部員外郎。次夢鯤。光

祿寺署正孫十有五人銘曰。

池東流。術環之。卜其南。塋爲祠。翼如堂。赫如墀。巖豆籩。肅尊罍。介爾福。無不宜。

贈光祿大夫陳公神道碑銘

自古高望華閥。品升於朝。門地著於天下。振振繩繩。世服厥家者。其始皆以功德拯其民。輔其世。以功者。多享社茅廟鼎。崇高焜燿之奉。以德者。必有賢者爲之子孫。顯揚中外。不墜其前光。今皇帝嘉慶四年。高宗升祔禮成。覃恩海內。於是前賜同賜士出身。誥封中憲大夫。浙江分巡金衢嚴道陳公。加贈光祿大夫。工部右侍郎。禮得刻銘於神道。敬交公之季子守譽。因交公之孫椿冠。曾孫效曾。敬曾於用光。希祖。希曾。皆有雅故。遂不敢以不文辭。公諱道。字紹洙。世稱爲凝齋先生。江西新城人也。江西自鄒東廓。聶雙江諸先正。主陽明之學。末流放失。羅念菴起而正救之。爲功於王門者甚巨。公始學於廣昌黃靜山。永年。靜山力主念菴。而公之友如雷翠庭。鉉。祝人齋。淦。皆主朱子。故公之學。自陽明入朱子。力行以幾於成。公之成進士也。爲乾隆十三年。年四十二。孫文定公嘉淦。欲以庶吉士薦公。公辭讓於同歲生之年少者。後其人以文章名。公當選於吏部。以養親辭。後詔舉經學。亦固辭。其在家。雍雍如也。教子孫甚嚴。皆以誠感之。不加訶譙。在鄉黨。於所乏無不給也。朋友之急難。無不赴也。死生貴賤如一。靜山官常州。爲人所排。去官旋卒於蘇州。公以師禮喪之。歸其喪於所籍。人齋無子。以注禮在公家十餘年。生具皆資之。有子六歲。而人

齋始卒。其處事遠覲近矚。無不周也。既成。無矜容。其言學能別是非。而未嘗黨也。公年五十有四。卒。乾隆二十五年八月己亥也。配楊夫人。副室雷太恭人。子五。守誠。守詒。守中。楊夫人出。守訓。守譽。雷太恭人出。公始封以子守誠官。加贈以曾孫希曾官。公之先世在宋。自江州義門遷新城。二十餘傳。至縣學生諱一翰。爲公之曾祖。縣學生貤贈奉直大夫諱以汧。爲公之祖。州同知貤贈資政大夫諱世爵。爲公之父。始遷縣西之鍾溪。自遷鍾溪。而有家之業始。大公以爲儒顯於世。而名始盛。公卒後數十年。子孫守家法。言儒言行。儒行。各以其列服。勤於皇家。自立於士大夫。且數十人。故海內言大家在江西。必曰新城鍾溪陳氏。敬推其所致。皆自於公。昔漢世碑陰。止書立碑姓名。而柳子厚爲侍御史府君神道。并記先友。今公之子孫房次。科第階職。不勝書於碑之體。又不應詳書謹記之碑陰。以見公之遺澤。且爲當世勸法。而於碑記公之大行。因系之以銘。銘曰。

仲尼之道。八儒歧之。去聖益遐。道尊人卑。千差萬別。迭爲盈虧。延及有明。遂擾而漓。公起嶠西。肫然其心。得師求友。馨我蘭襟。油油春陔。穆穆秋琴。家徵人瑞。國貢天琛。旣對大廷。羣公拭目。翩然南返。衣縫冠木。我息我游。我磨我錯。是非之公。昔言是服。軌物者義。及物者仁。蔚然其施。逮乎疎親。我懷如畫。物氣如春。百年慕澤。千室歸淳。明明天道。厥後大昌。五子登朝。孫曾雁行。外分絳節。內服朱裳。訓承柳郢。德紹王祥。欺者喪名。矯者敗節。拘者性枯。肆者情裂。勤勤躬行。以刻爲平。曉曉立說。以混爲別。是皆飾己。無德於人。

勉世而已。不及後昆。惟公和正。所蓄有餘。一身軀簡。奕世簪裾。凡百君子。視此刻書。各敬爾儀。毋怠毋渝。

新城鍾溪陳氏房次科第階職記

光祿房。

守誠。浙江分巡金衢嚴道。誥授資政大夫。晉贈光祿大夫。

子四人。長元。次奉寬。次允恭。次觀。元子三人。長希祖。次希曾。次希孟。奉寬子五人。長希賢。次希濂。次希宋。次希軾。次希轍。允恭子二人。長希範。次希岱。觀子三人。長希哲。次希顏。次希榕。希祖子一人。紀儒。希曾子一人。綰儒。希賢子一人。絳儒。

元。光祿寺典簿。誥授資政大夫。晉贈光祿大夫。

奉寬。貤贈奉政大夫。

允恭。附貢生。貤贈奉直大夫。

觀。乾隆庚子科舉人。甲辰科進士。工部郎中。洊擢江甯布政使。誥授資政大夫。

希祖。乾隆丙午科舉人。庚戌科進士。刑部主事。擢員外郎。誥授奉直大夫。

希曾。乾隆己酉恩科第一名舉人。癸丑恩科第三名進士及第。翰林院編修。洊擢工部右侍郎。誥授資政大夫。

希孟。乾隆辛酉科拔貢生。卽用知縣。候選同知。

希賢。候選主簿。

希濂。國子監生。

希宋。縣學生。

希軾。

希輟。國子監生。

希範。縣學生。

希岱。國子監生。

希哲。嘉慶甲子科舉人。

希顏。縣學生。

希榕。

紀儒。

綖儒。

絨儒。

陳州中憲房。

守詒。兵部郎中。歷官河南陳州府知府。誥授中憲大夫。

子三人。長煦。次繼光。次用光。煦子二人。長蘭祥。次蘭森。

繼光子一人。蘭畦。用光子二人。長蘭瑞。次佛喜。

煦。欽賜丙午科舉人。候選光祿寺署正。

繼光。甘肅甯州知州。誥授奉政大夫。

用光。乾隆庚申恩科舉人。辛酉恩科進士。翰林院編修。

蘭祥。嘉慶癸酉科拔貢生。

蘭森。縣學生。

蘭畦。國子監生。

蘭瑞。國子監生。

佛喜。

內閣中憲房。

守中。乾隆乙酉科拔貢生。庚寅恩科舉人。候選內閣中書。貤封中憲大夫。